

邊陲線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
駱賓基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7.
9.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之四

邊陲線上
路賓基

文佐生話事館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桂一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滬二版

定價六元五角

著者

駱賓王

發行人

吳文治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現代長篇小說叢書
邊陲線上

有著作權

印刷者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廣西日報社登記證字第一〇號

上海郵政路一四八號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
三月廿五日出版

上篇

莽莽的與俄羅斯領土交界的卡卡，後面，衝來了已經渡過了整個殘冬的人羣，黑壓壓地，還不到午夜，他們將卡卡圍在了核心，大崩地裂似的鬥爭，在這裏展開了。

「向前衝……衝……」組織地喊叫，混合成龐雜的音浪，像霜雪般激烈；冰冷風激烈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兵……」像竹鼓的性聲，舉出快速的子彈流光，相互地交碰，建漫的灰白色烟霧，障蔽了每人的眼皮。

「擊……擊……擊……」擊，司令竭力地高喊。

他穿着灰白舊軍服，頭頂貼伏着，他細細馬蹄，一手向前快跑，大姆指在扳扣子彈，另一手裏的槍口，朝着城牆子咆哮。

「站……站……城上的機關槍，向下國人滾山掃射。」

「滾山掃射，是攻北門，滾射。」他……滾，司令微胖的臉，鬆油豆子大汗，眼睛很忙碌，閃閃。

「快呀！快呀！的們往北門跑。」鐘山喘吁着喊。
於是，軍隊分出了一股，在靠山的小紅馬後尾，彎曲着腰飛跑。他們制止不住原始性的發作，簡直是一羣野人。

夜間，人們的眼，相同是瞎子；有的將腳踏了別人的腰背，有的竟毀了別人的腰背……他們沒感到這些，祇有敵人的殘酷引起的暴怒，佔據着他們的心，和一顆構造簡單的腦子。
雲霧是漆黑，不露一絲星光。

他們穿過一叢樹林，披裏的燈光，溶化了天空的雲氣，露出淡淡的霧光。

「噠！搭救梯子！變成！趕緊！」靠山攔着將箱拖上了子彈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士兵們瘋狂的射擊，纏繞着東門的交響。

火藥的光輝，在四上交錯閃爍，煙霧隨着潮結起來。而酸熱的大藥味，向每人的鼻頭，接續着衝來。

「噠……噠……」叫又叫開始沸騰。

「上……」一個矮小的兵爬上了城牆的鋸齒形缺口。

「兵……兵……」

「砰……兵……」城裏的槍聲，幾道紅光沖射高空。於是城門「轟」的敞開。

「噉……」

「往前軍」由山脊促着。

軍隊混亂的擁擠着，像澎湃的海潮，湧進了城。

街道旁的電燈，放着淡黃的光輝，兵士們的號聲，越發顯得響亮了。長短不齊的破袂，裹在肥瘦不同的身上，臉上和汗垢，相同的勾繪了滿臉。

「歡迎我們中國的救國軍。」北門的一個警士喊着。

「巡官那渾雞子兒，早吃『黑洋蜜』了！」另一個又加了句。

「踏着……」臨頭的「哥兒們」到東門。『劉』山要把肺裏炸破似的嚷，前頭的青筋，也一發發的怒綻起來。

長小的市民們，懷着過度的恐懼，逃竄着，恐懼遲鈍了他們的感覺，及至窺見了迎頭的軍士，畏縮中又跌跌着跤，鬼祟地竄回屋去。

「這些天架種，害屈哈們。」一個瘦癯的兵士在嘲笑。

「天生『孫乾』，怕中國人……」有人不在意地附和着。

「趕緊奔東門呀……」完了就收拾高壓彈子，日本洋行，『張』山放大了聲浪嚷。

這裏蘊有的效力，顯然的被證明了，兵士們盡力的向前推進猛撲……壓着冷靜的街道。

狗，不停止的竄着，吠着，時時裏夾着催促，不敢落腳的灰鴿子，在房屋頂空飛翔，翅膀發出沙沙的脆聲，同時飄落下星條的羽毛。

「嘿！嘿！嘿！勁呀！」梁山斜睨着一隻眼，手彈依着能套指的鉤動，連串地射出。他那騎着的小紅馬，打起了鬃毛的響聲，脖子伸長地仰起來。

爆炸的火藥，連同滑溜的火光，愈來愈激烈了。東門的火焰，滿天一片紅而亮，附近的草堆，吐出濕布樣的烈火，暗藏着戰爭的勇猛。

「哎……」

「啞……」

生命結束的最後慘叫，不定的起伏着——是由側面的射擊，變成正面的衝鋒。

城樓上，日本機關槍軍隊的射擊手，軟弱的滾下一個接着，又是一個。城樓下的日本撤退隊，立刻起了混亂的騷擾。

「嘿……兵……」沙叫擴大了範圍，槍聲也隨着加急，祇是機關槍，停止了急雨般音響。

孫大個子，趁勢爬到了城牆缺口，手裏彈抄着已熱了筒子的槍桿。

「你瞧的！」他舉起了槍把，向下面帶有鋼絲的日軍，撲跳的擊打下去。日軍們緊接着擾作一團，城門受斧頭的劈砍，破裂了，兵們蜂湧而進。

「喂，——」

這命令，喚散了守城的一羣，全部發以樣溜走，那一點有如兩倒懸堤的潮水，激烈，雄壯，淹沒上去，劉司令的銀鬃馬，也出現在那中間。

「崑山！崑山！這小子，湊的。」他擺了一下頭，接着說：「記住：別亂搶中國買賣的，咱們要名譽啊。」暫時的沈靜，緩和了沸騰的喧嘩。

劉山得意的一瞥，車鋒裏貯藏着兇狠。他爽朗的整了一下馬鞍。

「沒『掛彩』（受傷）。」隨頭，他們這才要咱們『勁頭』使喚嘍！」波浪飄散在他的影後，微笑現在劉司令的嘴角。於是他想：

「——『胡子』出身，到底是『棒』。」

「收拾高麗和日本買賣！」孫大個子打斷了劉司令的沈思。

「別忙！他又掉到了頭！『砲手團弟兄們，跟我到日本領事館去。」

他用馬刺踏了日本馬鞍，砲手團立刻隨着跑去，紛亂中奔馳，恰如眼前的螞蟻，其中的孫大個子，偷偷的溜進了一家高粱地。

這裏，留下孤懸險的一部，

他們在搜尋地層堆裏的槍械，形色匆忙。每人有所戒備的眼光，巡迴着週遭。

一個黑瘦的老頭，緊了緊，腰圍子，依然彎曲了腰，翻動着屍體。他仔細精明，結在屍體脊背上的子彈，他都能性的卸下。另一些人，是用刺刀在割。

「滅」接着，一城樓上出現了一個小伙子。他同一個丟了軍帽的榜傢伙，遞下了機關槍。

「慢點！」站在牆缺口的兵，伸長了雙手。

「快點吧！大爺沒弄完了，咱們也得……」

「慢」蔡局長那小子，有個漂亮「大姐」呢！丟了軍帽的傢伙，爲證明他不說謊，又加了句：「真的！從前我到他們公會送豬肉去見過。」

「幹吧！屈屈扯雞巴蛋。」小伙子這樣催促着。

「你是沒吃到甜頭兒……」調子裏有些受到侮辱的強辯，然而聲音是低弱了。

他們不很吃力，就將輕機關槍架下來，接在城外的亂葬崗子。周圍暫時寂靜了。

亂葬崗子後，是一座矮楊林子。這裏看不到一絲光線，黑暗吞他了一切。傷兵們的呻吟低啞而細小，正如枱架床的微響。

「得！」丟了軍帽的問。

「勝！」黑影裏的那個回答。

於是他卸下了機關槍架，換出那人的肩膀，緩慢的放上。他的同伴，又送過了槍身。

拾的交響。在這處開始了。

「又『揭』了一！他轉過身來，扯了小伙子一下。

「收拾老章罷……」嘴巴碰到了小伙子的耳根。

「沒招」雖然說這樣說，但是兩腳卻已飛跑了。

「傢伙有槍誰幹這輕隊……」楊傢伙氣喘喘的說，「老高膽一虎。准行。」

他倆的心，浸在興奮裏。跑進了東門。

裡面攔來一幫人，舉印在人叢中，似乎是離機關來的高浪，他胸前清楚地轉動着小紅馬的鑲立

的標記，他用袍袖拂了下臉。

「彈藥，那些東西……」

「什麼？都象缺貨的糗了，一草包乾菜，又一草包鹹菜……掉落到跟前。

「跟以風夾過了毛巾，衛生粉，白麵，煤油……都有了。」是那戰士的背影。

「關三，你給背背這包。」他遞給他那重包。

「關三，好！小伙子從身後捉了捉他。

「想這奇妙事兒，他這回，倒成了一個『唐古巖』的帶槍架到了賊袋。

槍聲消滅了！殘月的圓臉，印在雲裡，從西面傳來，馬蹄和人聲的吵聲，在雷也尖響了，而昂

給映的夜袍，反變着，一個極度不安的恐怖，重新壓進人們的心坎。

「退呀！退呀！退呀！」

「從那門退！」龍田拉過馬頭，馬軀在寺田勒緊。

「出東門！」

「也沒法！」寺田（龍橋榮生）壓推「八門」，龍田發緊了，臉黑而緊蹙的眉上，眼睛立刻成了三角形。

「天快亮了，咱們不管那鳥，什麼『生』門，『死』門……龍田！龍田！快到了。」

退出了東門，關司令才注意到：每個人肩上都多了一層，龍橋是赤子公率的，但肩頭上却負着沉重的鐵鎗，而龍田個子，背着整箱的彈藥。

這處山峯的新代帳，呈出微淡的晨曦，氣氛是寒涼的，野外的空曠處，已能見到寂靜的廣野，並且低低地嗽叫。

「沙沙」的腳步聲，龍橋有人們傾談着，每人感到驕陽的愉快，就是呼吸，也覺出氣流的舒適，涼爽。他周圍後面是龍田，他帶低着頭，眼睛低在龍田的鞋上。其實他在回味着吧！他得意的是「龍田」那個臉，「龍田」整的且，軍是他第一槍擊倒的。

「……」他白極得了那日軍的手槍。

觸到了心尖。他感到無所謂的恐怖。他的脚尖路起，向最前的總司令官擊了擊。

總司令官望遠鏡在左探。

「靠出，你護送一夥夥。弟兄和東西，走，往後走；我和副團長的親手團，栽培這擊咱們的日本子。」他邊說邊看左近張望。

「你們那夥說道：『總出，轉住了馬。』」

「『無脫。』啊！我們軍伊里，是，咱們分兩路走。」

軍用汽車帶來的風聲，逐漸逼近，各人都靜靜下來，在偵聽遠來的音韻。

「左側道，小心高處，最後總司令到，跟出揮了揮手。」

砲手們推了「門門子」，彎着腰潛退，在洛道的小徑上，開始了「小跑」。

汽車聲寂然了，代替轟轟隆隆的是腳步和刺刀類的金屬音。

「隨退隨打，『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』」『隨打隨退，避正面。』」

「隨退隨打，『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』」即砲手照樣向另一人撞了撞。

「隨退隨打，『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』」即砲手照樣向另一人撞了撞。

「隨退隨打，『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』」

「隨退隨打，『旁打側擊，避正面。』」即砲手照樣向另一人撞了撞。

「這樣快……」一躍三丈，也就轉眼到溝底。

乳白色朔雲，籠罩了這皮鞭司令的傳報，馬蹄沒到樹叢中。

在這迷裏的障礙手，滿了翻身軀，劇烈的清楚，刺醒了麻木的知覺，他掙扎地咬緊牙，當被破城驛，響，像在嚼咬鐵沙，滿是難堪地裂開，而眼睛却緊緊地閉着。

神清體闊中，他聽不到了槍聲。另一種聲音，響開了他的眼，從刺霧的保護網中，他現出一雙白紅救援隊。

他們在預章間飛行，距離是不很遠的，特別是騎了黑紅馬的軍官，惹起他的激怒，他倒起了身子，向側面巡視，同時咬紧了腮骨，制止胸部的噴發。

失望的眼頭，又充滿喜氣，他的嘴角，閃了閃冷笑的陰影，他伸出右手，企圖抓起掉掉的手槍，但腳實的酸疼，使他的手指顫抖起來，終於他又縮回了。他垂下睫毛，眼所睜視的左眉際，閃閃……

他驟然地擲動身軀，向前下俯，戰抖地燃起槍托。

「……亡我們國，替我們人，這些吃人不眨眼的東西，

眼邊，終於是壓倒的果敢，氣息是粗重車輪聲，他有力的坐下來，將一隻雙腿踏到右腳底，這僅僅輕了手的搖動，將在腦骨的手槍，動了動，膝了，七眼一切學統都像他從前行獵時那樣，然若，輕重。……」

「……」在食指動的當兒，他救難而歸了，眼邊的外質，凝結了他的雙眼。

日頭從雲隙間射出幾道光，聚集在樹叢中的老鴿，忙亂地躲閃着，四散亂飛的麻雀，時時在空中閃現。是初夏的早晨，氣候好像寒帶一般的陰涼。

且城街道是徹底的冷靜的，除了崗警，見不到有行人。東門附近，已不見屍體，祇留着染已凝結的血漬；月亮把微軍帽，這一類零散的物件，

火藥的殘餘氣味和血腥，已經消淡下去。房屋的尖頂上，有灰鴿成羣在飛動。

十號色軍用車，駛出了城門，坐在車子四周的軍人，拿着上着刺刀的槍枝，向外伸着，樣子很驕而莊重。低坐在當中的騎手，臉變難瞧了，一塊青的一塊紫的……和黃鉛灰的調色板，沒有什麼差別。他還在發出一串彈擊，不住的咒罵：

「一種種操的，你老爺是殺豬手不錯！專宰宰你們這些日本豬……」

「叭叭！」

在邊看鐘，又加上塊紅印。

靠街的鋪子里，有人在向街頭探頭探腦地偷看，希有的濃烈同情，立即就穿了出來。關二更一面暴怒地喊，一面尋求他所熟識的人，別人全都知道他，一個個將是向為伙。在城裏，他失去聽了一聲。

「喂，夥朋友的，給弄口槍替吧！」在更思驕裏，他加上這一句。狡黠的黑眼珠，向那後頭躲閃着的

劉興甩了一眼。

心兒突然一跳，劉興沒敢再睜那疾駛過去的汽車，他不但知道而且熟習：「那是一年前他圍剿二虎。」

——是他這樣懸疑。

從二虎肉平淡的飯，寬寬的鼻子和配有黑眉的大眼上，劉興都彷彿看出了他的苦痛。劉興覺得有一小塊冰，從喉頭滑下，——一陣寒慄，在寒慄中他感到悲哀了。

劉興低垂着頭，恍惚迷離的回了家。

「我看見二虎了！」曾調是悲楚的，「今天出大完。」

「你來煙泡，沒有？」劉興更不關心似的斜睨了他一下。

劉興發上煙泡，煙霧地圍住嘴，他十分清楚父親是浸淫在自己一切打算里的人，劉興還不會有興趣的。

「昨天活捉的二虎嗎？」替換鞋子給的漢子，側臥在劉興房裏對面。

「不是他是誰，一個二虎頭。」劉興更愛着煙泡說：「去年時節，想把你兒子——誰——去當救國軍……早知道他不願意請着了！」

劉興車仰起頭，咽喉的吐了口煙，意思是，不願再說下去。兩隻枯窘的手，練熟的捻動着煙槍上的